

□流念珠

1980年冬季里的一天,一幅名为《父亲》的油画携带着平地惊雷般的震撼,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走进大众的视线。画上描绘的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农民形象——黝黑的面庞布满岁月痕迹,粗糙的双手捧着粗瓷碗。乍一看,这幅作品既没有震撼人心的场景,也没有感人肺腑的情节。可是,它在展出后直击每个观者的内心。因为成就这幅作品的,恰恰是作者罗中立舍弃场景与情节之后的“简单”。

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就读的第二年,罗中立曾前往距家乡200公里外的达县大巴山区,在当地的新村小学担任代课教师。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他第一次离开重庆、离开城市,最直观地感受农村、体验农民的情感。当他和其他人一起走到山顶时,天已黑尽,农村公社挤满了很多热情的村民。因为山区人都抽烟,所以罗中立在灯下烟雾腾腾中看到了一张张兴奋的脸。那天晚上,朴实无华的山中农民邓开选热情地邀请罗中立到自家土屋做客。此后,罗中立与邓开选同吃同住,有时甚至共睡一张木板床,

□米丽宏

平常心,其实不平常。修得平常心,需得“心常平”。这个“常”字一般人很难做到;“平”,就更难,它不是凝滞的,而是动态的。平,其实就是一种平衡。人生在世,若要幸福,得平衡好两种关系,一是与自己,二是与外界——与自己,安然相处;与外界,和谐相融。因为每个人生命的常态是平稳与深邃;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剧烈波动,不是生命的本质。即便有时暗流涌动,那也是检验我们是否有一颗平常心的衡尺。在最深的的生活层面,我们与他人、与世界是分离的。前行之际,更需一颗平常心来校准航程,保持专心致志。平常心究竟是什么样的心?其实,就是时时能自省的心。在各种关系中,有自己的平衡点,外界的功利诱惑,是非恩怨、

□游宇明

人是群体动物,总有意想不到的身影在我们的工作、生活里晃来晃去。有的人你可能特别欣赏,每次相聚都是一次愉悦;有的人你也许不那么喜欢,但只要稍稍靠近就磕磕碰碰。于对不上眼的人,北宋名臣赵抃(阅读)的选择是不恤私怨。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赵抃做御史那阵,对时任宰相陈执中持有异议,向皇帝上奏力论其非,当时范镇执掌谏院,极力为陈执中辩护,赵抃于是连着范镇一窝端,说他与宰相结党,怀其私恩。范镇则反驳说:赵抃拿不可告人的私事诬蔑人,请求皇帝下诏将其斩杀,以示天下。熙宁初年,由于抗拒新法未达目的,范镇请求退休,有人趁机图谋贬放范氏,政敌赵抃坚决不同意。这些人说:“他不是曾经想要斩杀您吗?”赵抃说:“我只是论国事,无暇恤私怨。”赵抃与范镇在处理陈执中之事上谁对谁错,咱们不去探究,但赵抃在范镇失势时不恤私怨的气度却非常值得后人学习。

□鲍安顺

记忆里,母亲在腊月里非常忙碌,她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骡马,忙碌着一家人过年的吃穿琐事,奔走在亲友们的人情来往之间,对邻里老少也给予不少关爱,比如在除夕夜给孤寡老人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在过小时时把没娘的孩子接到家中来为他洗澡,还给他吃糯米粑粑和甜香的汤圆。小年迎灶神之前,母亲指挥着一家人忙开了,她让父亲带着哥哥扫门梁屋头上的灰尘、蛛网,自己带着姐姐们洗被单、窗帘,擦柜子、桌椅、面板……我年龄最小,什么事也不干,跟在母亲后边屁颠屁颠的。每年腊月开始,母亲就为全家人做新衣准备过年穿。早些年新衣都是母亲平时积攒下来的布票买回来的大白布,再把它拿到染房里染成蓝灰色,也有染成现在看来红得令人发烫的红色,给姐姐们做新衣穿。新衣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腊月里的母亲,白天马不停蹄地奔走,晚上又要挑灯夜战,那灰暗煤油灯光下的母亲,至今想起来都是那么辛苦劳累,又是那么不知疲倦,让我心生温暖

铿锵有力的简单

很快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离开大巴山之后,有一年除夕夜,罗中立在家门前偶遇一位以挑粪为生的老者。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农家肥是宝贵的资源,于是老人日复一日地守在公厕旁,等待着属于他的那份工作。寒冷的冬夜里,罗中立看到这位裹着头巾的老人蜷缩在墙角,为了挣得糊口的工钱而整夜不敢合眼。这幕场景让他想起了大巴山区那些同样饱经风霜的老人们——他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就在那个瞬间,创作的灵感如潮水般涌来,他立即在速写本上记下了最初的构思草图,并将这幅正在酝酿中的作品暂命名为《挑粪老人》。罗中立在大巴山区度过了多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早已深深烙在他的内心。挑粪老人的出现,更加坚定了他要刻画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民形象的决心。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他画丰收时小心拾粮粮食的农民,也画大巴山的老赤卫队队员,虽然笔下农民的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罗

中立觉得,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之中。有一天下午,罗中立在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被一幅巨型肖像画震撼到了。这件作品的作者是美国照相现实主义代表画家查克·克洛斯,他主张采用照相写实主义手法去创作,把人物的头像放大,这样可以有力地传达出感情和思想。那一瞬间,大巴山中邓开选老人的形象和公厕旁挑粪老人的形象在罗中立的脑中瞬间变得高大起来。罗中立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劳动者者的耕耘收获与山河岁月。于是乎,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刻画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作品完成后,罗中立为其取名《我的父亲》,然后送往成都参展,后又送往北京参展。它的出现,让所有评委眼前一

平常心,不平常

尘嚣烦恼,甚至指责叱骂,都缠绕不住、阻碍不了。万事不入心,自然能心间澄净。明代儒学大师崔铣总结的“六然”,便是平常心的具体阐释:“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所以,平常心不是对自己的劝退,不是将自己封闭在“不为、不争、无志、知足”的蚕茧里,自我停滞,而是不间断地劈波斩浪,穿越熙熙攘攘的生活,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拥有平常心者,知道这世上有一些事情,个人无能为力,尽心尽力仍无转机,就不再白费气力。那些能力之内的,可以改变的,就尽我所能,不断攀登。胜固欣然,败亦不馁。平常心,是竭尽全力之后的不强求,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每个人的生命旅途中,必定会有“下雨”的日子,坏天气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某些日子必定又黑暗又荒凉,动辄是这样那样的不如意。然而,即便面对的是泥沙俱下的日子,即便是咀嚼着疾病、死亡、悲剧这些生命的粗纤维,一颗平常心,依然会令人充满希望,安然面对。作家毕淑敏说,她喜欢“自拔”这个词,不是“跳”或者“爬”,而是“拔”——自己把自己拔出来。是的,一个拥有平常心的人,便会有这种“拔”的能力,不让自己陷于情绪或关系的泥沼里。《资治通鉴》一书中,赞美曹操爱刘群雄、平定海内,就是因为他与敌人对垒时,能“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那是怎样的“平常心”啊——安宁清闲,一副随意自适的模样,就像根本不想打仗的样子。是

□杨方

亮。到了评画环节,著名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站在画前思索了一阵,然后说:“作品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形象的概括。我提个建议,把标题中的‘我的’拿掉,改为《父亲》,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父亲。”就这样,罗中立的油画作品被更名为《父亲》。看,在高两米、宽一米五的巨幅画布上,老农的脸庞呈现出与土地相似的深褐色,皮肤上布满了如同田间阡陌纵横交错的皱纹。他那颗颗失落的牙齿、干枯起皮的嘴唇以及稀疏斑白的发丝,无一不在诉说着光阴流逝的故事。老人粗糙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粗陶茶碗,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些许泥土,这些细节无声地诉说着他刚从田间归来的事实。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眼睛,虽然略显浑浊,却依然闪烁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父亲》简单,却铿锵有力地把故事刻在脸上。在巨幅画作前,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下,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个观者对父亲的记忆。

的,越是如此,人就越能放松自我,而在放松之际,关注和警觉就会越发凝聚,一旦抓住战机,浑身的气势就会全部爆发出来。平常心,会让人想到一种具象的物质“烟灰”——看上去松散,没有重量,没有形状,懒洋洋的,但其内部,却栖息着机敏的鸟群。一阵微风,一声轻柔的叹息,就会令思维的鸟儿,腾空而起。现实生活不是两军对垒,我们也不希图放下一切,去追求四大皆空。所谓的“将功名利禄看穿,将胜负成败看透,将毁誉得失看破”,也很难。试想,如果你已经“五内俱空”,那还有热血濡养他人?我们只需看淡诱惑,抖落杂念,修得一颗平常心,平静生活,平稳前行,就很好了。

“道砟”的隐喻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火车,当火车鸣着长笛飞驰电掣般呼啸而过,脸上便会扬起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成年后的青春时代,对火车不再怀有好奇,却常常喜欢望着伸向远方的铁轨凝神发呆,似乎前面无限远的未知地带,有自己的“诗和远方”;而如今,在即将“到站”的退休年纪,才注意到铁轨下面和四周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石头。

年轻时熟视无睹,我不明白,也没有认真去想过,为什么铁轨下面和四周铺满了那么多的小石头。最近我才知道,原来那些小石头可不一般,它们都是用特级花岗岩加工而成的,不仅质地坚硬、抗压性强,而且耐腐蚀、抗氧化、富有弹性、透气性能好(有利于排水)。它还有一个学名叫“道砟(zhà)”。当火车呼啸而过,我们总惊叹于钢铁巨龙的速度与流线型的车厢,还有无限延伸的铁轨,却鲜有低头注意过那些铺满路基的“道砟石”。

其实,毫不起眼的道砟石是有大作用的。道砟的核心原理是用碎石分散火车的重量,以防止铁轨下陷;碎石还有缓冲减震的功能,可避免火车震动颠簸,并减轻因震动产生的噪音;同时靠碎石颗粒间的摩擦保持结构稳定,避免铁轨发生位移,而且通过碎石的间隙可实现排水。道砟用默默的铺垫,挡住了风雨对路基的侵蚀。道砟最动人的特质,是懂得分担。单颗石子的力量微乎其微,可当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就能将火车的冲击力分散到每一颗石头上。万吨重量压下来,没有一颗道砟会独自承受。这像极了人世间的善与协作:一场洪水中,是无数人递出沙袋共同挡住溃堤;一次疫情来袭,是无数医护、志愿者的微光汇聚成防护网。道砟让我们懂得,真正的支撑从来不是某一个英雄的单当一面,而是千万个普通人像碎石一样,彼此挨着、互相托着,把巨大的挑战



村外 李海波 摄

□娟娟

人生贵在“留缺”

苏州留园的长廊里,嵌着四十余扇造型各异的漏窗。这些窗户没有寻常窗棂的严丝合缝,它们或雕梅兰竹菊,或镂山水流云,阳光穿过时,在墙面印下斑驳光影,微风拂过,廊下便有了流动的诗意。园林匠人说,漏窗的妙处,正在于“留缺”。满园春色不必一览无余,假山亭台藏在漏窗之后,若隐若现,反而勾起人探寻的兴致。这让我想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马未都的一段经历。他曾接手一件宋代汝窑瓷瓶,瓶口有一处细微磕碰。有人建议用金缮修补,让瓷瓶恢复“完美”,马未都却断然拒绝。“残缺是时光的印记,是器物的风骨。”他将瓷瓶原样展出,旁边附上一张纸条,记录磕碰的由来。没想到,此处“缺陷”反而成了展品的亮点。参观者在瓷瓶前驻足,透过那道浅浅的痕迹,仿佛看到了千年前匠人烧制时的专注,看到了它流淌岁月中的辗转。生活中的“漏窗”,何尝不是如此?张桂梅一生效力于山区教育。她创办的华坪女高,没有豪华的教学楼,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甚至连学生的

校服都带着补丁。有人质疑这样的条件如何能培养出优秀学生,张桂梅却用事实给出答案:华坪女高走出两千多名女学生,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考入大学,走出大山,成为医生、教师、公务员。这些学生的成长路上,没有锦衣玉食的陪伴,没有父母的时刻呵护,却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出坚韧的品格。她们像留园的漏窗,接纳了生活的“不圆满”,反而让阳光与希望有了更多渗透的缝隙。反观当下,很多人执着于追求“完美”:父母逼着孩子报各种补习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年轻人拼命工作,总想在三十岁前实现财富自由;情侣之间要求对方毫无缺点,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偏差。可结果呢?有的孩子不堪重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有的年轻人透支了健康,却始终找不到内心的满足;有的情侣因苛求完美,最终分道扬镳。就像一幅画,若填满色彩,反而显得拥挤压抑;一首曲,若没有休止符,便成了刺耳的噪音。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遗憾的旅程,没有谁能拥有完美

的人生。那些看似不圆满的地方,往往藏着最珍贵的礼物。著名作家史铁生,年轻时双腿瘫痪,后来又患上尿毒症。病痛折磨让他一度绝望,可他沒有沉溺于命运的不公,而是将这份“残缺”化作创作的动力。他在轮椅上写下《我与地坛》,用文字抚慰了无数迷茫的心灵。他的生命,就像一扇独特的漏窗,虽然失去了行走的自由,却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了更广阔天地。留园的漏窗,漏走的是光影,留住的是韵味;人生的“漏窗”,漏走的是圆满,留下的是成长。不必为生活中的缺憾而烦恼,也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而沮丧,那些不完美的瞬间,如同夜空中的星辰,虽不耀眼,却能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站在留园的长廊里,看着窗外的景致透过漏窗缓缓移动,忽然明白: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圆满无缺,而是像漏窗一样,懂得留缺,接纳不完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岁月的流转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景,让生命绽放出最动人的光彩。